

艰难的历程

——俄罗斯经济转轨八年

关雪凌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艰难的历程·俄罗斯经济转轨八年/关雪凌主编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3

ISBN 7 300 02710-5/F·839

I. 艰·

II. 关·

III. 经济体制改革 研究-俄罗斯

IV. F151 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2641 号

艰难的历程

——俄罗斯经济转轨八年

关雪凌 主编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海淀路 157 号 邮编 100080)

发行部: 62514146 门市部: 62511369

总编室: 62511242 出版部: 62511239

E-mail: rendafx@263 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人民大学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25

2000 年 4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78 000 印数: 1-2 000

定价: 18.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改革的历史：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	(14)
第一节 苏联社会主义时期的改革	(14)
第二节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从社会主义演变为 资本主义	(34)
第二章 曲折的经济转轨进程：从盖达尔到普京	(51)
第一节 盖达尔激进改革构想的破灭	(51)
第二节 切尔诺梅尔金政府的渐进改革探索	(65)
第三节 基里延科政府遭遇金融风暴	(89)
第四节 普里马科夫政府对经济政策进行重大 调整	(120)
第五节 斯捷帕申政府继续执行上届政府的政策	(133)
第六节 普京寻找符合俄罗斯国情的改革道路	(137)
第三章 社会基本制度的改变：私有化的理论与实践	(145)
第一节 有关私有化的种种理论	(145)
第二节 从非国有化到私有化	(159)
第三节 私有化进程	(168)
第四节 私有化后果	(180)
第四章 经济运行机制的转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	

经济	(189)
第一节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争论	(189)
第二节 市场经济的一般与特殊	(196)
第三节 市场主体的塑造	(204)
第四节 市场的培育和发展	(207)
第五节 宏观调控体系的初步形成	(224)
第六节 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	(240)
第五章 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 目标和发展	(248)
第一节 控制通货膨胀的措施与效果	(249)
第二节 调整经济结构的目标和问题	(268)
第三节 对外经济关系的重塑	(283)
第六章 改革的后果及影响: 经济、政治、社会的全面	
危机	(298)
第一节 经济从危机走向崩溃的边缘	(298)
第二节 政局持续动荡	(302)
第三节 社会抗议强烈	(315)
第四节 犯罪活动猖獗	(321)
第五节 军队处于困境	(331)
第六节 外交力不从心	(337)
尾声 世纪之交的俄罗斯经济	(346)

前 言

俄罗斯的改革，从1992年1月2日宣布放开物价、实行“休克疗法”算起，迄今已过八年了。这是一场规模巨大、内容繁杂的改革，它不仅决定着俄罗斯的前途和命运，而且对国际格局的变化也有着深远的影响。俄罗斯的改革引起世人注目，这是很容易理解的。

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我国人民，与其他国家相比，更为关注俄罗斯改革的性质、进展及其后果。这是因为，第一，俄罗斯是与我国边境线最长、实力最强的邻国，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形势和外交政策，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外部环境；第二，更为主要的是，俄罗斯的改革，既包含有从社会主义制度演变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容，又包含有从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容，因而对于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人民来说，无论在哪种意义上，它都是一面镜子，值得借鉴。

对俄罗斯改革应该怎样评价，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孰对孰错，这是一个具有原则意义的问题，非常值得探讨。这既需要掌握大量材料，从实际出发，切忌感情用事，以主观愿望否定和歪曲事实，或者抓住个别材料加以渲染和夸大，以偏概全，更需要掌握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从理论上确立科学地判断改革成败的标准。

改革，这是现在大家都在使用的一个时髦而又神圣的字眼，可以说大家都在讲改革。有人说，当今的时代是改革的时代，迄今并没有人反对这一提法。由此导致一种思维定势：谁只要主张

改革，他就是正确的，就应该得到支持，因为没有人可以和能够反对改革。其实不然。并不是所有的改革都是对的，这要看改革的性质和内容，即改什么、怎么改。有的改革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方向正确，有的改革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方向错误；有的改革，其具体措施、步骤符合国情和历史条件，方法对头，有的改革出于某种政治利益的需要，不顾客观实际情况，方法不对。要警惕有人利用人民群众善良的改革愿望，赋予改革以与人民群众利益相对立的内容，把改革引到邪路上去。戈尔巴乔夫就是这样干的。他上台后几乎是言必称改革，俨然是一位“改革家”，然而他的改革却导致了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最后酿成亡党亡国的悲惨局面。

所以，在对俄罗斯的改革作出评价之前，先要弄清楚俄罗斯改革的内容。从俄罗斯官方有关改革的言论和实践来看，俄罗斯的改革措施大体上包括这样三个方面的内容：（1）转换社会基本制度，即废除社会主义制度，恢复资本主义制度；（2）实行经济运行机制转轨，即由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3）调整经济政策，即通过财政金融、法律等手段控制通货膨胀，改善产业结构，稳定宏观经济。这三个方面的内容齐头并进，交织在一起。俄罗斯政府力图通过改革“一石三鸟”，在这三方面同时奏效。我们也分别就这三方面内容进行评价。

先说社会基本制度的转换。从经济上来说，这就是实行私有化，将生产资料公有制通过有偿的和无偿的形式变为私有制。

自苏联解体、俄罗斯独立以后，在共产党遭到解散、苏维埃政权被颠覆的情况下，资产阶级政治势力已经掌握了政权，它们以多党制、议会民主为统治形式，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因此，在社会基本制度方面改革的任务是，迅速从经济上培植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建立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奠定牢固的经济基础。这就是俄罗斯统治集团那么迫不及待地实行私有

化的根本原因。有人天真地认为，俄罗斯搞私有化是为了调动劳动人民的积极性，提高经济效益，促进经济的发展，最终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俄罗斯一些经济学家就是这样宣传的。不明底细的人很容易上这种宣传的当，信以为真。实际上私有化的目的决不是这样的。且不论客观上私有化并不能做到这一点，就是从主观上讲他们也不是这样想的。俄罗斯政府一位负责私有化的官员米哈伊洛夫在 1993 年 11 月一次官方组织的会议上直言不讳地说：“私有化进程与俄罗斯经济健康化没有关系。私有化只是改变所有制形式，为未来的经济变革奠定基础。加快私有化步伐不是为了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而是为了使改革进程具有不可逆转性。”也就是说，要使资本主义化的趋势不可改变。这段话倒是一语中的，说出了私有化的真谛。曾以制定《500 天经济计划》而著名于世的沙塔林也承认这一点。他在同我国一名学者谈话时坦率地表示，“私有化企业的效率并不比原有的国有企业高”，俄罗斯工人和农民也“不赞成私有化，在私有化过程中和私有化后，他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低。”但是，他还是赞成私有化，因为“私有化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尽快地形成一个资产阶级的的手段”^①。也许这是对私有化的实质最好的阐述。

不能得出这种结论。问题在于，预定的改革目标不对。为了说明的方便，我们把其他因素（例如改革的方法等）弃而不论，可以说，如果目标设定正确，改革进展越大就越是成功；如果目标设定错误，改革进展越大就越是失败。从社会基本制度来说，判断改革目标正确与否，有一个立场问题。不同阶级对这一点有不同的、甚至对立的判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必然认为私有化是惟一正确的选择，因为只有实现私有化，才能恢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巩固资产阶级政治统治，因此，必然对私有化的每一点进展都报之以欢呼，赞扬“改革的成功”。与此相反，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从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出发，则必然认为私有化是错误的，因为将公有的生产资料化为私有，破坏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导致资本主义复辟，这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倒退行为，不符合生产力的社会性质，必将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私有化进展越大，改革就沿着错误方向走得越远，就越是失败。根据同样一个私有化的事实，对俄罗斯的改革可以作出成功或失败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结论，这的确是取决于判断者的立场。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谈到改革，客观上存在一个政治方向问题，也就是说，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即把改革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还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即把改革作为抛弃社会主义制度、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手段。这就是两种改革观的问题。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界限”^①。划清两种改革观的

^①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版，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界限这一提法，尽管曾遭到某些人的非议，但事实表明这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试把中国的改革与俄罗斯的改革作一比较，不怀偏见的人都会看到，两国的改革是沿着不同方向展开的。两种改革观分歧的核心是如何对待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问题，即是坚持还是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从经济上说，就是坚持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还是瓦解公有制实行私有化。这是因为，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坚持公有制还是实行私有化决定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命运，决定着改革的政治方向。因此，在开展改革的时候，必须划清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与私有化的界限。既然客观上有两种改革观，当然判断改革成败的标准就不一样了。

这里要顺便说明一点，在改革成败的判断标准问题上，并不是由于立场不同，存在两种改革观，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没有客观的是非标准了。究竟站在哪个阶级立场上、哪种改革观的判断标准正确，从根本上讲要看它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对此，马克思主义早已作出了回答，不需要在这里详细阐述了。

那么，按照马克思主义改革观，在社会基本制度这一层次，如何判断改革的成败呢？我们可以从邓小平下面一段话中得到回答。他说，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①可见，邓小平就改革的根本方向、根本道路问题提出了判断改革成败的两条标准：第一，是否导致两极分化；第二，

^① 《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110～1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是否产生了新资产阶级。按这两条标准来评价俄罗斯的改革，结论应该是十分明显的，因为无论是俄罗斯官方和学者，还是我国的学者，只要尊重事实，都承认俄罗斯改革已经导致两极分化，已经产生了新资产阶级。这方面材料比比皆是。

再说运行机制的转轨。毫无疑问，苏联原有的高度集中的、靠行政命令贯彻的有计划地管理经济的体制，尽管有它的历史由来，曾经起过历史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条件的变化，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甚至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了。生产力的发展从客观上提出了改革原有经济体制、转换经济运行机制的要求，因而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是必要的。俄罗斯的改革在经济运行机制方面提出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应该承认，这是有道理的。

俄罗斯通过多年的经济改革，市场因素越来越增多，市场调节的范围越来越大。价格已基本上由市场供求关系来确定，国家直接定价的商品和劳务数量已为数极少；市场体系已逐渐建立，不仅有商品市场，而且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资本市场等也相继出现，并日益成熟；企业已逐步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作为独立的主体进入市场；对外经济贸易联系已放开，实行了外贸外经的自由化，经营规则已逐步与西方市场接轨；政府机构、法律、规章制度正在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调整和建立，如此等等。整个来说，市场经济体制雏形已见，经济越来越多地在市场机制的轨道上运转，虽然市场经济这一运行机制还不成熟和规范。所有这些，都是不容置疑的。

有的学者正是根据市场经济的调节范围和作用的扩大这一情况，断定俄罗斯的改革是成功的，至少在运行机制层次上是如此。既然向市场经济过渡是必要的，在运行机制方面把改革的目标设定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是正确的，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又取得了很大的进展，那么，得出这一结论的理由似乎是充足的。

然而进一步思考一下，问题并不这样简单。尽管建立市场经济是必要的，但是，并不是任何性质的市场经济、任何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方法都是正确的。这里还有一个搞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和怎样搞市场经济的问题。因此，并不能说只要搞了市场经济，改革就是成功的。

谈到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有三个问题是必须考虑的：

第一，社会方向不对。市场经济作为发达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的确是若干社会经济形态的共性，本身并没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这一类社会性质的区别。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运行机制总是与一定的社会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它必然要反映和体现社会基本制度的特点和要求，为巩固和发展社会基本制度服务，因而完全撇开基本制度来孤立地、独立地建立运行机制是不可能的。相应地，完全撇开基本制度抽象地评价运行机制转轨的成功与否也是做不到的。俄罗斯市场经济的形成是与私有化同步进行的，它是建立在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基础上的，而且是以拥有生产资料、获得财产收入，并有完全经营自由的企业家，即以利用所占有的生产资料雇佣和剥削工人的资产阶级分子为主体的，这样的市场经济具有资本主义性质。而在当今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与这种生产关系相结合的市场经济，在最好的情况下，即使市场经济十分成熟、十分完善，也只能起到使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枷锁放松一些的效果。不能把市场经济当做一种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仿佛一搞市场经济，经济就可以高速度、高效益地发展。市场经济只是一种发展生产的方法、调节经济的手段，因而还有一个为了什么目的运用、由谁来运用、在什么所有制基础上运用以及如何运用的问题。绝不能认为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改革的正确方向。

第二，过渡的方法不对。俄罗斯领导集团为了在最短时间内

打破原有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形成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特点和要求的政治经济体制，迅速形成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使得资本主义化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因此，不仅在实行私有化方面，而且在建立反映资本主义制度要求的运行机制方面，改革的措施越激进越好，改革的速度越快越好。从这一意图出发，他们接受萨克斯的建议，采取“休克疗法”，用最激烈的措施，力图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实现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然而经济体制的转轨不可能一蹴而就。废除计划经济体制也许靠一纸行政命令在短时间内可以做得得到，因为只要取消计划，国家机关对经济活动撒手不管即可，但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却需要假以时日，不是靠一次性手术所能实现的。市场体系的形成和发育，市场主体的塑造，宏观调控体系的改造，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机构、法律规章、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健全，人们思想观念和习惯的转变等等，都需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休克疗法”必然造成旧体制不再起作用了，而新体制又一下子建立不起来，形成“体制的真空”，一切经济活动都无章可循，从而使得经济陷入混乱状态。显然这种改革方法是不足取的。

第三，社会环境不对。社会稳定是经济体制改革、运行机制转轨能否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古今中外的经验表明，如果社会动荡不安，任何改革措施都不可能得到贯彻，从而也不可能收到成效。同时改革的方法应有助于社会安定。改革牵涉到各方面经济利益的调整，出现各种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但改革过程中必须处理好这些矛盾，在平稳中形成符合新体制要求的利益格局。如果改革造成社会不稳，这种改革是不成功的。俄罗斯是在社会极不稳定的情况下开展经济改革的。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治上激烈动荡，各种政治派别和势力纷争不休，甚至酿成1993年炮轰白宫、解散议会的事件。政府的权威遭到极大的削弱，政令不

行，地方主义盛行，民族主义猖獗，无政府主义泛滥，许多法律、决议无法实施。社会治安严重恶化，犯罪率急剧上升，黑社会势力膨胀，人民安全得不到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善良的改革愿望也无法实现，即使是正确的改革措施也无法贯彻。而“休克疗法”的实施反过来又加剧了社会的不稳。生产下降，通货膨胀，失业激增，生活恶化，社会两极分化，人民怨声载道，造成了激烈的矛盾和冲突。

由此可见，单就运行机制转轨这一层次来说，也不能认为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是成功的。我们不排除个别改革措施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但从整体上讲，应该从俄罗斯的改革中吸取教训。

谈到经济政策的调整，我们不能不指出，迄今为止，俄罗斯在这方面的改革措施还处于混乱状态，政策不一贯，加上基本制度转换、运行机制转轨带来的影响，可以说，改革措施基本上没有取得成效，宏观经济环境没有明显改善。

俄罗斯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控制通货膨胀。戈尔巴乔夫当政后期，苏联已经出现了相当严重的通货膨胀。俄罗斯独立后，为了迅速实现向市场经济过渡，宣布全面放开物价，绝大部分商品和劳务的价格都由市场供求关系自发地决定，国家不予干涉，由国家直接控制价格的，仅限于极少数重要的商品和劳务。在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经济结构不合理、大多数消费品供不应求的情况下，这样全面放开物价势必造成价格猛涨。面对这种形势，俄罗斯采取了紧缩财政信贷的政策，力图通过控制货币发行，遏制通货膨胀，达到平稳物价的目的。紧缩财政，一方面是削减财政支出，办法是压缩靠预算拨款进行的基本建设投资，减少军费开支和各种补贴，社会福利基金的资金来源从国家拨款为主改为企业、个人出资为主，等等；另一方面是增加财政收入，主要办法是增加税种、提高税率。双管齐下，争取实现无赤字预

算。在紧缩财政的同时紧缩信贷。无论是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贷款还是商业银行对企业的贷款，都大幅度提高利率，以期减少贷款数额。此外，提高商业银行的准备金率，对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的贷款实行统一的限额，限制中央银行为预算赤字提供贷款的数额。

从理论上讲，紧缩财政信贷应该可以达到控制通货膨胀的目的。但是，在俄罗斯经济生活混乱、政策又脱离实际的条件下，这些措施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相反却造成生产严重滑坡，引发了各种社会矛盾。紧缩财政，使得企业失去了原有的财政支持，同时大大增加了税赋负担，因而企业的经营活动陷入困境，投资迅速减少，甚至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继，这必然导致经济的萎缩。紧缩银根，使得企业资金严重缺乏，形成全社会的支付危机，三角债迅速由亏损企业扩大到盈利企业、甚至银行。支付危机还表现在拖欠工资、养老金上，许多企业职工长期得不到工资，各行各业的罢工通牒接连不断，一些地区还出现了罢工浪潮。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政府不得不改变既定的紧缩政策，重新发放大量贷款，增加财政支出，结果出现了世界罕见的恶性通货膨胀。用原俄罗斯中央银行行长马秋欣的话来说，“这是一条绝路”。

调整经济政策的另一个目标是优化产业结构。大家知道，苏联在 20 年代至 30 年代实行了优先发展重工业、迅速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战略。在当时的国际环境、国内形势下，这样做是必要的，而且起过历史的积极作用，最为明显的是，在短时间内为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实行这一战略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后果，这就是经济结构的不合理，重工业片面发展，农业、轻工业严重落后，因而市场上消费品供应紧张，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战后，随着国际形势的缓和，本应及时调整经济结构，然而在军备竞赛的压力

下，仍把重点放在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上，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经济结构畸形的状态。俄罗斯独立以后，曾把优化经济结构作为经济工作的一项重要目标。例如，1992年公布的《俄罗斯深化经济改革的纲领》提出了结构改革的任务，要求“保证经济转向消费品和劳务的生产，在军事工业综合体转产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的非军事化，把看来无效的（在扭曲了的价格结构下）自然资源投入经济流转，急剧提高各种资源的利用效率，形成新的出口基地”。但是，由于政府没有明确的具体措施和有力的调控手段，军事工业在军转民过程中军品生产大幅度下降，而民用品生产却毫无起色，已有的轻工业和农业则在进口商品涌进的冲击下日益萎缩，其下降幅度远远大于重工业。结果，经济结构不仅没有改进，相反却进一步畸形化了：在最近几年，重工业、尤其是能源和基础原材料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因出口需要而日益增大（尽管生产的绝对量仍是减少的），而轻工业、农业的比重则大大下降。

在对外经济联系方面，俄罗斯经济政策的目标是“克服国家缺乏支付能力的状况，改善俄罗斯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扩大俄罗斯产品的销售市场”，同时大力吸引外国的直接投资，加快俄罗斯经济的发展。八年过去了，俄罗斯外贸开始出现顺差，但这是靠大量出口能源和基础原材料换取来的，加工工业产品和食品则大量进口，以致消费品市场70%~80%为外国商品所占领，这严重打击了民族工业，从而使得俄罗斯陷入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原料产地和成品销售市场的尴尬境地。这是任何一个具有民族气节的俄罗斯人所不愿看到的。至于说到吸引外资，由于投资环境不好、政策多变而收效甚微。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改革，在经济领域是调整和变革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不管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都是为发展生产力而改革，决不会为

改革而改革。邓小平对判断我国改革开放具体措施的成败得失提出了三条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①。如果把其中专门针对我国使用的“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国家”的字样去掉，这三条完全可以作为一切国家在转换经济运行机制、调整经济政策方面改革的具体措施成功与否的判断标准。我们用这三条标准来衡量俄罗斯这些方面的改革，从1992年1月2日改革付诸实施起，俄罗斯经济陷入恶性通货膨胀之中，几年时间消费价格上涨了近5 000倍，其上涨幅度可谓名列世界前茅。俄罗斯的生产急剧下降，几年来国内生产总值下降近60%，基本建设投资下降了70%，连简单再生产的需要也不能保证，这将对今后经济的发展产生长期的影响。与此相应，俄罗斯人民的生活大幅度下降。自改革以来，居民实际生活水平下降50%以上，据官方材料透露，有4 500万俄罗斯人没有达到所谓的最低水平。面对这些触目惊心的材料，只要不怀偏见，是不难对俄罗斯改革的成败作出判断的。

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阵痛”，是经济转轨的一种“必要的成本”，一旦转轨完成，经济就可以腾飞，获得迅速发展，这点“牺牲”会很快补偿过来，所以，据说这是值得的。这大概是袖手旁观者“冷静的远见”吧！如果让他亲自去当下一年物价上涨几十倍，几年之内实际生活下降50%的普通老百姓，他的看法也许就会不一样了。对未来的憧憬弥补不了当前生活的拮据，迷人的想象并不能代替严酷的现实，更何况这种憧憬、想象还只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呢！即使像某些人许诺的那样，未来是无限美好的，这样大的“改革成本”，也是老百姓无法忍受的。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372页。

那么，这是不是说俄罗斯经济的将来也会像前几年那样一直恶化下去呢？那恐怕是不会的。一旦俄罗斯按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理顺了经济关系，经济是有可能得到恢复以至有一定的发展的。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分析了垄断的产生导致了停滞和腐朽的趋势，但他同时也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垄断决不能完全地、长久地排除世界市场上的竞争……用改良技术的办法可能降低生产费用和提高利润，这种可能性当然是促进着各种变化的。”^① 垄断与竞争并存，使得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出现两种趋势，即停滞的趋势和发展的趋势。从长远来看，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俄罗斯的经济也会是这样的。不能简单地认为俄罗斯经济实现了资本主义化，就注定要不断下降，永远不能回升，但也不能简单地认为，俄罗斯经济很快就会腾飞。在今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整体上来说已是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搞就灵”，只是某些人的一厢情愿而已。更何况西方国家也不会允许俄罗斯强大起来，成为它们的有力的竞争对手，它们会千方百计地遏制俄罗斯的发展，因为使俄罗斯成为原料基地和成品销售市场，对它们来说是最为有利的。因此，资本主义化了的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前景很难说是光明的，某些乐观的神话只是反映了论者的一种急切的愿望而已。

^① 《列宁选集》，3版，第2卷，6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